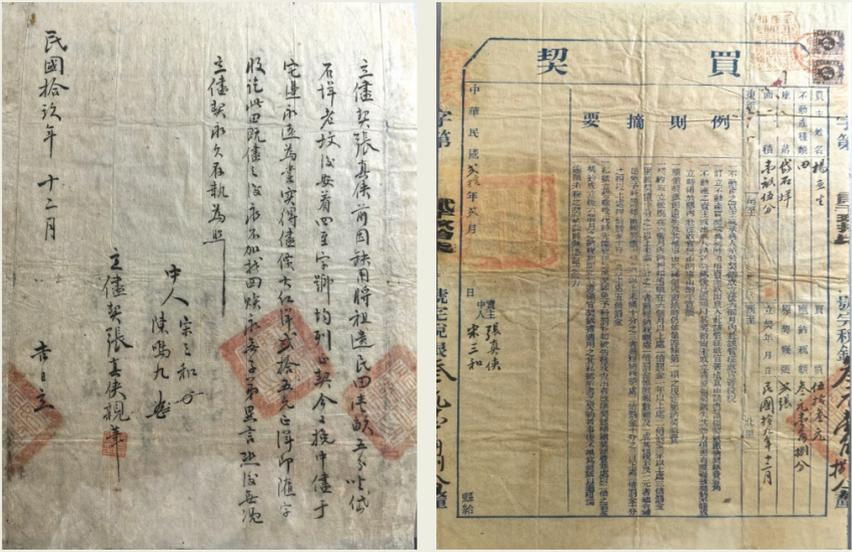


地摊捡漏一份民国地契 我挖出了瑞安望族的兴衰秘史

■阿强

淘旧物件的快乐，不在于淘到多么贵重的东西，而是开启“盲盒”般惊险和未知——你永远猜不到，下一秒会淘到什么令人心动的宝贝，且它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。前不久，我在地摊上偶然淘得一份与张桐先生有关的民国地契。而求证地契真伪的过程，就好比抽丝剥茧般地解锁一个鲜为人知的谜团，最后获知事物真相，这确是比寻宝更令人欣慰的事儿。



地摊奇遇 从一联契纸到完整“红契”

那天上午，在闲逛一处售卖旧物件的地摊时，众人对摊上的瓷器铜钱等器物评头论足，却对咫尺之远的一卷泛黄破旧的地契没有多少在意。随手拾起这卷地契翻看，我发现其中一张似乎与众不同。地契上的字迹似曾相识，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地契内容大意是民国时期田地买卖的事宜，详细地记录着买地范围、时间和买卖人、见证人，还有官方印章。

契约中出现的那小小的“张真侠印”却让我眼前一亮。凭我的直觉，这张地契的来历没那么简单！于是马上想到了一个人：张桐！会不会与他老人家有关呢？张桐曾号“真侠”，此时我还不肯确定。这份地契，我以较为心仪的价格购得，却未曾想到，这还仅是揭开一段历史的开始。

初得的地契上，“瑞安县政府印”的骑缝章像个谜团——旧时契约分“白契”和“红契”，白契是民间私订的草契，红契是经官府验证、盖了章的“正式产权证”，而骑缝章意味着，这张地契一定还有另一联。我赶紧追问摊主，他一拍大腿：“有！还有一叠呢！”跟他到家中。一沓民国文书从犄角旮旯翻了出来——地契、印花税票、官契纸，足足几十张，都是从同一拆迁户那里收来的。当另一联官契摊开，我立刻瞅清楚了：左联是官府印制的“例则要摘”（买卖田地的规矩警示），右联是手写的卖地契，两张契约边缘的骑缝章严丝合缝，像一张拼图归了位。

这便是一完整的红契——左联官契管“规矩”，右联私契写“实情”，原本粘在一起，是民国时期最正规的田产证明。而这沓文书，也悄悄透了底——这户人家祖上，怕是当年的富绅。

董其昌相近，秀丽工整，连“尽”“契”这类字的起笔收笔，都带着他独有的风格与习惯；第二，印章是真的——池志激曾赠张桐《真侠六十夫妇双寿序》，开头就说“我邑清明经张真侠先生，余老友也”，“真侠”确是张桐的号，这枚印不是仿的；第三，日记能佐证——这是最硬核的证据。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十月廿七，张桐在日记里写：“午后宋老三、陈阿顺、杨余生三人来谈购田事……将父手所遗岱石洋坟后一亩半写正、加、绝三

三重铁证 确认张桐真迹无疑

契，卖与杨家，价计七十五数，共得洋一百十二元正。”往后的日记更细：十月卅日（12月19日），“宋三和同杨裕生送来岱石洋田价五十元”；十一月四日（12月23日），“杨余生送田价五十二元，当付何力大洋二元”——地契上的“宋三和”（“宋三和”与“宋老三”为同一人）、“杨裕生”（“杨裕生”与“杨余生”为同一人），连卖地的地点“岱石洋”、亩数“一亩半”，都和日记严丝合缝。这哪里是一张地契？分明是张桐当年卖田的“现场记录”。

卖田背后 张家从“千亩大家”到“啜粥度日”

可张桐是瑞安望族之后，怎么会沦落到卖祖田的地步呢？他的日记和文章里，藏着张家由盛转衰的故事。张家败落的种子，其实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就埋下了——一场“二、五房争继”的家族官司，因官府处置不公，闹到数十间房子被烧毁，几千亩田产被折腾得七零八落，所剩不多。以致张桐后来在《书〈继案开始末末〉》一文中，忍不住感叹：“以数千亩遗产之大家，仅剩数妇人主持家政，而吾张氏全盛之运，已自此衰矣。”到了张桐这代，日子早没了“望族”的光鲜。他的日记里，全是精打细算的琐碎：买64把山柴、800斤柴升，记“付大洋五元二角”；买10斤鲞鱼，记“小洋九角、铜元一枚”；连董田有人来卖鲞鱼，“六斤四两价仅一元”，都要特意写下来，透着点

“捡了便宜”的高兴。可他又偏偏“死要面子”。到了儿女婚嫁这回事上，却一分钱都不肯省。大儿定亲，聘礼是“珠花一对、金镯一对、银镯一对、玉簪一对”；三女儿嫁到鲍田戴家，嫁妆雇了90多人搬运，“里人无不叹赏”。他自己在日记里苦笑：“盗不过五女之门，予仅嫁二女，已觉倾箱倒篋，债台高筑。”一边是日常“抠门”到记柴米油盐，一边是人情往来要撑场面，再加上苛捐杂税，张家的日子早入不敷出。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一月，家里粮荒，只能“一天两顿啜粥”，他还写了首《啜粥》诗：“米荒价涨十分强，一镔金难盼斗量……犬因食之羸离主，鼠为食空碟避汤”——让人读着都觉得饿。于是，卖田，成了唯一的出路。从

1900年开始，张家就断断续续卖田。到民国十年后，更是成了常事。民国十三年，卖3亩田得140元。民国十九年，卖岱石洋的田得112元……到1932年，千亩田产只剩百余亩，分给四个儿子，每家不过三四十亩，充其量算“中等人家”。那张地契上的“二十五元大洋”，哪里是卖田的钱？是张家撑场面、过日子的“救命钱”。如今，张桐的真迹在民间极其少见，这张地契却不一样——它不是冷冰冰的文物，是有温度的“历史切片”。有张桐写字时的笔锋，有张家卖田时的无奈，更有民国时期瑞安乡绅的生活、田地买卖的规矩、普通人的烟火气。一纸地契，藏着的何止是一段往事，更是一个时代的影子。

百年前林垟谢氏的一场盛会：七十五县名流齐聚 只为一位母亲的寿辰

■谢公望

1921年10月，瑞安林垟人谢谭当选为第三届浙江省议会议员。趁此机会，他在杭州邀请与会的全省议员，共同为母亲林太夫人举办六十寿宴。这场寿宴虽细节不详，但从《谢氏宗谱》可见，仅留下寿序、寿诗的军政、文化名流就有22位。其规格之高，在地方上可谓空前绝后。

省议长亲自作序 盛赞母子贤德

当时省议会议长沈钧业（1884—1951，字履生，又字馥孙，晚号复庵。绍兴张墅人，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），为林太夫人撰写了一篇《寿序》。开篇便写道：“聚七十五县人才于省会间，可谓一时极盛。”可见这场寿宴，实则是借省议会召开之机，汇聚了全省各界精英。沈钧业在文中赞扬林太夫人相夫教子、勤俭持家，尤其提到她在丈夫谢湘龄

生前，日夜操持，支持他兴办学校、修筑水利、推动慈善等公益事业。丈夫去世后，她更主持家务，使家业得以恢复壮大。林太夫人育有三子，皆有所成。长子谢谭（字仲伟）继承父志，重振勤业学校，热心公益，后当选省议员；次子任小学教职；三子任南区学务委员。沈钧业赞她：“有子为天下之善士，则其母即为天下之贤母。”

贤母风范 从孝女到慈母

据《谢氏宗谱》载，林太夫人出身平阳横塘乡林家，23岁嫁与谢湘龄为继室。她性情端庄，恪守妇道，被家族视为贤妇。丈夫患咯血病，体弱畏寒，她常年亲侍汤药，无微不至。即便丈夫因病情绪不佳，她也始终柔声以对，曲意体谅。丈夫去世后，她悲痛欲绝，几度欲以身殉殉，经亲友力劝才重新振作，执掌家务。

谢湘龄（1838—1906），又名宝椿，号湘林。生前例授修职郎，诰授奉直大夫、晋授奉政大夫、钦加同知衔、候选布政司经历，随带加一级例贡生。故沈钧业在《寿序》中称其为“司马”。谢湘龄生前热心公益，捐资办学、修桥铺路、救灾济困，林太夫人始终是他最有力的支持者。正如沈钧业所言：“司马以慈善名于世，太宜人实有以成之也。”

名流争献寿诗 盛赞母德子贤

在那场寿宴中，不仅有全省75县议员参与，更有陆军中将潘国纲、甌海道尹沈致坚、教育厅长张宗祥、瑞安知县杨承孝等军政要员，以及刘绍宽、王理孚、黄式苏等文化名流，共22人撰写寿诗。实业厅长王吉檀写道：菜彩斑斓舞一堂，南陔花发日方长。有儿孝似孟公武，是母贤于陈穆姜。瑞安知县杨承孝颂道：谢母慈贤子亦贤，

称觞设悦庆堂前。娱亲綵服承欢日，侍宴螯桃祝寿年。会稽道尹黄庆澜亦赞：诗礼名门淑德全，深闻早授伏生篇。匡床侍疾容无倦，书笈从师学有传。这些诗作，不仅赞颂林太夫人的慈孝贤德，也记录下那个时代一场难得的盛会——既是为一位母亲祝寿，也是一次地方文化与政治力量的集中展现。



AI制图

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

上善若水常处下 至德本在百姓家

富文明 和自由 公平正 法治业 敬信善 友爱诚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